

诗路放歌

秋韵里的中国

北方河

当鸿雁送来天高云淡的消息
当大地传来丰收的歌唱
今天 我在嵩岳之巅
品读秋韵里的中国

秋韵里的中国是古典的
空山新雨后的沁人心脾
伴着千年古刹的钟声悠扬
莽原古道的西风
汇成黄河大合唱的交响

秋韵里的中国是忙碌的
黄河的谷场 长江的稻花香
连着南海繁忙的渔场
穿梭不息的复兴号
串连起遍地的高速公路网
奔赴在通向未来的路上

秋韵里的中国是多彩的
大地披上金色的礼装
喜迎漫江碧透的清凉
漫山红遍的喜悦 盈满人间
橙黄绿青蓝紫
最是秋韵里的那份清朗

秋韵里的中国是安详的
江南的小桥 塞北的胡杨
还有那一顶顶洁白的毡房
东海的明月 西域的果香
还有那葡萄架下的喜悦
和孩子的梦乡

秋韵里的中国是响亮的
从边陲的哨所到遥远的海疆
都能听到中国声音的洪亮
从天安门广场到激烈的赛场
欢呼的人群 排山倒海
似那欢乐的海洋

品读秋韵里的中国
你能品出山河雄壮
你会读懂历史沧桑
品读秋韵里的中国
你就能在响亮里品出青春飞扬
你就会在安详里读懂国富民强

今天 我在秋韵里把中国品读
今天 我在品读中把华夏畅想

中秋

纪哲

几片青黄色的叶子，舞蹈着
像是被一种力量召唤或驱使
飘落到故乡的院子里

下雨了 稀稀疏疏的雨点
穿过遮盖屋顶的树冠
滴在头上、眉梢和鼻尖
凉丝丝的 我从梦中醒了

披衣站在窗前 点一支烟
想起父亲
从旧作业本上撕下一张
干红薯叶放上去
卷成一支土烟
在故乡的雨中抽起
浓烈呛人的烟味
曾经那么熟悉……
望着天上的一轮明月
脸上 怎会有雨滴？

河阴的石榴就要熟了
您在那边还好吗
这么多年
您守着那一片石榴沟
守着那条大河，西来东去
守着那道邱岭，绵延百里
我知道 您是在守着儿女们的根
和放在手心里的一颗颗心啊
守着我们
这一大家子
永远的 和和美
永远的中秋团聚

风光中的老黄牛

李志胜

山里的草，多了些铁丝的硬
山里的石头，层层叠叠都是故事

曾扶着石头上木栏杆
望你——
你抬头是一头老牛
低头，就被顽劣的青草吸引

身后山梁，闪开一道峡谷
石头举着绿植 绿植托起蓝天
蓝天上无草无树
却有丢失了的手帕一样的白云

围栏中饲养岁月长
此去经年
谁来为我们昏花的老眼提灯

风光中的老黄牛
不知道是你在看我
还是我在看你

灯下漫笔

郑州西门外的一次别离

阿若

下车的地方叫顺城街，3600年的城墙在脚下凝结。叠迭过往，一座巨大的牌坊矗立，游客穿梭往来。

这里原本是商朝建都——毫的西城壕。城墙临壕修建，春秋、战国、唐、宋、明、清等朝代，一层一层地累筑，从未有过迁移。1927年，督军河南的冯玉祥下令扒掉城墙，填平城壕，铺成道路，因沿城墙而建，遂名顺城街。沿街徐行，不少特色美食店铺相继而开，人影如蚁，倒是造就了一方热闹的人间烟火。

空气中的喷香，着实让人垂涎。行至西大街口，却见有一组二人的雕塑。原来是“苏轼别弟”。那时，穿城而过的西大街，将顺城街一分为二。两街交会处，即是郑州城的西门。

古人轻死生，却重别离。长亭、古道、夕阳、远山等词，构成别离的基础镜像，在诗文中反复映现。苏轼兄弟的这一次离别，缘于宋仁宗嘉祐六年的一场考试。

是年八月，在欧阳修、杨敞的举荐下，苏轼、苏辙兄弟俩参加了制科考试。这样的考试非同寻常，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制举无常科”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策论，秘阁六论通过后，宋仁宗在崇政殿“御试”：限当日完成三千字的策论一篇。

兄弟俩选择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腹有诗书，才气难掩。唰唰唰……尤以苏轼为胜，如闲庭信步，对着策题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写了足足五千字，然后轻松交卷。

嘉祐二年那场“千年龙虎榜”考试中，并不出色的苏轼，竟然在制科考试中一飞冲天。

这场制科考试，只有三个人被录取：苏轼入三等，苏辙入四等，还有一个王介也入四等。制科考试入三等是什么情形？宋朝的制科考试共

有五等，其中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并不真正录取人，一般情况下，录取的考生入第四等，落榜的考生入第五等，至于第三等，通常也不录取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话》中提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两宋300多年，科举考试录取了4万多名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只有41人。其中39人为四等，只有苏轼和吴育两人被录取为三等。三等之中还分“三等”“三等次”两个等级，吴育为“三等次”，苏轼自然比吴育更高一筹，成为宋朝立国300年第一人。

吴育比苏轼早生30多年，做到了参知政事，位列副宰相。不过，苏轼制科考试大放光彩的时候，吴育已过世三年。

苏轼自己对于这份成绩也很满意，他在《谢制科启二首》中开心地说：“非怀爵禄之荣，窃喜幸会之至。”欧阳修作为推荐导师，苏轼、苏辙两人制科考试同时入等，更是开心地夸赞：“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读完苏轼、苏辙兄弟的试卷，宋仁宗喜不自胜，回到后宫后加菜、喝酒，高兴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纵观后来，皇帝的话算是应验了一半。苏辙后来任门下侍郎，相当于副相，位列宰执。苏轼却只做到了礼部尚书，与宰相还有一步之遥。对此，林语堂说：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斩丧天性了。

只是，苏轼由“直言极谏”科考试名扬天下，却因“直言极谏”这四个字，在官场漂泊沉浮一生。



山高水长(国画) 沈刘昌

荐书架

《狄更斯男孩》：书写别样的狄更斯家庭史诗

脚印

近日，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辛德勒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肯尼利的最新长篇小说《狄更斯男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托马斯·肯尼利是澳大利亚的国宝级作家，他的作品备受瞩目并多次荣获国际大奖，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获得布克奖的《辛德勒的方舟》，此作被斯皮尔伯格导演改编为电影《辛德勒名单》后，一举夺得六项奥斯卡大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影史经典。

他的新作《狄更斯男孩》出版后，迅速在世界文坛引起广泛关注 and 阅读热潮。这本书以19世纪大文豪狄更斯之子爱德华在澳大利亚的经历为主线，呈现了这位16岁的“狄更斯男孩”爱德华在异国他乡的成长经历，塑造了众多鲜明饱满的人物形象，以爱与成长的故事，传达出对家庭和人生的思索，也通过爱德华在牧场的种种际遇，传递出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

间的善意和羁绊。此外，作品还描绘出100多年前澳大利亚内陆独特而原始的美感，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另一个遥远的陌生国度，体会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风貌。

爱德华是狄更斯最小的儿子。狄更斯深爱他的儿女，但总是担心他们不能像自己一样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工作，便把七个儿子中的五个放飞海外，希望他们在那里得到历练、扬名立万。他最小的两个儿子阿尔弗雷德和爱德华先后到达了澳大利亚，他们也渴望从父亲的光环或者阴影中走出。就这样，爱德华在遥远的新南威尔士殖民地一个2000平方英里的牧场，在各种人物的多重挤压下开始了自己的苦乐人生。

作为丈夫和父亲，狄更斯在生活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带着这些疑问，读者可以从作品中了解狄更斯儿子的家庭历史、情感羁绊，见证一部别样的狄更斯家庭史诗。

百姓记事

邻居老胡

傅敏

“扑通”摔倒。腿长在自己身上，老胡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定力有多少，他很知足：能恢复成这样儿，已经是老天爷格外施恩啦！

老胡从摇轮椅到自个儿上下楼，一直与儿子一家吃住在一起，内心时有“吃闲饭”的感觉袭扰，但又无奈于自己的病残身体。偏偏儿子儿媳在他生病养病、锻炼恢复期间悉心照料，楼道里的邻居每次看到老胡儿子儿媳搀扶他上下楼时，总要褒扬几句，无形中给楼里其他年轻夫妻做出了榜样。此等好事传到了居委会，准备把老胡家树为五好家庭。就在居委会把五好家庭候选表递给老胡家准备填报时，老胡的家里节外生枝。他儿媳去公公屋里清理杂物打扫卫生，掀开床单准备拖床铺下面地板时，吃惊地发觉床铺下多了两袋子塑料瓶和一大包废纸屑。夜晚，儿子下班回到父亲屋里向其原因，老胡坦然道：“我不是在家闲着没事儿做，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

儿子说，没事可以到楼下找人聊聊天，或者去附近的公园广场打打牌下象棋。

人家都是往外清理垃圾，咱家倒好，把垃圾往回捡，只嫌家里不晦气！儿媳的话要比儿子硬邦邦些。

人与自然

一苇点破凤湖秋

陆静

早晨，我在凤湖散步。我喜欢凤湖公园那一树一树的绿，喜欢凤湖的水波，喜欢凤湖里的夏荷，秋天的芦苇，叫不出名字的水鸟以及湖边的各色花朵。

透过晨曦，我的目光与秋风垂柳一起，在凤湖的碧波里荡漾，与芦苇荷叶一起舞蹈，与龙头花和山楂红一起滴艳。有横空的鹤正在头顶排云，鸟鸣唤醒水底的草，与湖面的游船、岸边的充气城堡交相辉映，使凤湖的秋别具特色，凤湖的早晨格外迷人。

凤湖西岸，誉为“第二森林”的芦苇，青苍苍一片连着一片，被朱木廊道分切成形态各异的苇荡，气势恢宏，如大片一样随风起舞摇曳。

芦苇，古称葭，诗经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记载。苇花，更是历代文人墨客喜欢描写的对象。有“如练如霜干复轻，西风处处拂江城。长垂钓叟看不足，暂泊玉孙愁亦生。”“天接苍苍落，江涵袅袅花。秋声似雨，夜色月如沙。泽国几千里，渔村三两家”等诗句。

几经秋风扫绿堤，又到芦花绽放时。人的一生总是在寻寻觅觅。酷暑离去，金风送爽。我也随人们到处走走看看，到公园赏秋拍照，凤湖泛舟；在水上的充气城堡里和小孩子们爬上爬下，观景戏水；更多的是湖边散步。

走累了，就对着翠绿的苇林思量：苇管如此青葱空洞，该如何面对瑟瑟秋风？苇花，花期很短，只在极短的时间

间里盛开花朵，经风一吹就飘散了。有没有感叹春逝与飘零？在寒露过密丛时，朝露为霜，叶子就会枯萎，很快沉入水中，剩下光秃秃的苇秆，与草木一起摇荡伶仃。即便衰败后花叶飘落，仍担心岁月虚度。芦苇，坐在季节里，在思悟中轮回，空洞通透的一生！

我走走停停，在花叶扶疏的湖畔，在接近湖水的岸边摇曳，有疏疏落落的芦花一片荷叶里摇曳，已在风中率先白头，飞舞起来。一枝枝的絮白，如流动翻滚的浪花一般，耸波抛雪。晨曦里，湖水飘渺，宽阔的湖面上，昨夜的游船还泊在湖中。柳树仍绿茫茫一片青苍，被雨水洗礼过的芦苇显得分外俊秀挺拔，隔着浩浩渺渺的凤湖碧波，可以看到远处的钟楼，楼群、别墅的欧式尖顶、红墙被翠绿环抱掩映，看不出有一丝苍茫。

此时的凤湖，旭日冉冉。风不萧瑟，鸦不寒，叶不枯黄，林木凋残。枝间树上，果实悬垂，飘荡着香甜的味道。湖水荡漾，风月万千。点破凤湖万顷秋意的，是那杆芦苇的白，突兀地点醒人们，秋已深。

芦苇深花里，渔歌一曲长。我们从芦花飘雪里领悟大自然的朴实与纯美，从空洞的苇管里感悟生命的空洞通透。岁月在季节里轮转悠游，万物从不虚度，从未停止生长，也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循其轨，自在运行。正可谓：万顷碧波荡红尘，一苇点破凤湖秋。

算了，没想到他却把捡废品当成了正事，还工作得特别投入。仅有七八平方米的小屋很快就填塞得满满当当实在在，连阳台也被侵占了。废品散发的味道和他身上沾染的异味儿难以遮掩。儿胡的情绪很快被激发，整日板着脸对老胡爱理不理；儿子也有些承受不住，直言让老胡停止“作业”。

“爹，咱不缺那几个钱，你闲着没事干去公园去找人聊聊天去学学太极运动运动，需要花钱我们给。”儿子的态度也够真诚。

老胡说，这捡废品也不全是为了兑换几个零花钱，就喜欢做些有用的事。老胡不想罢手停业，也不想把这事儿闹得居家不安。忽然情绪大转，笑着对儿子儿媳说：“楼下的车库不是闲着吗？咱们收拾一下我去那儿？”两小口无言以对。

车库不大，原来只打算简单收拾一下存放废品，老胡不知道从哪儿捡来一张旧床，叮叮当当一收拾还真看得过去，索性搬了进去。儿子儿媳还是担心邻居议论——家里容不下了，让老人住车库？老胡进一步说：“孙子快该高考了，得给他提供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有这个由头谁也没啥话说。老胡的工作空间大了，工作起来更为上心。许是身有残疾的缘故，经常见他半个身子探进垃圾桶里，或是艰难地蹭着脚尖去够垃圾桶上堆放的废品，雨天天天不间断，大年初一也不闲。

我家车库与老胡家车库紧挨着，放车时常会碰上老胡，看到他吃力地挪动身体搬运废品时就想上去帮一把，他还是那么倔强坚定地说：“不用不用，让我自个来，就当是锻炼身体。”偶尔，也会遇见老胡家儿媳提着几个饮料瓶儿或者一沓废纸过来，给老胡的废品里“添砖加瓦”。我也是半开玩笑地给人家打招呼：“这是又来支持老胡的工作呀？”那媳妇也是面带悦色应着：“只要他开心就好。”